镜头里的江南雨

□宋祖荫

选自陈解法《江南雨》画册

江南雨，淅淅沥沥或滴滴答答，落在街巷的青石板，打在庭院的芭蕉叶，湿透了河滩的水桥头，亭亭玉立的江南女子更显娇柔妩媚……这是一场梦中构思的江南雨。50余年爱好摄影，无怨无悔，不离不弃，多情的江南雨始终是一个常用常新的题材。

他，一个钟情于江南雨的摄影人，与江南雨有缘。

说来也巧，他的第一张全国获奖作品《玩古》就是在水乡古镇的江南雨中拍摄的，《江南雨》摄影画册也是在黄梅季节的江南雨中编纂而成，写下了对江南雨的种种情思。江南雨，不仅是一种自然气象，更是他的摄影对象，他就在变化莫测的江南雨中，通过观察、体验、思考以及摄影技艺的加工，最终呈现出不一样的影像。

江南雨，滋润他的审美心田。

在成长过程中，我们这代人历经许多艰难坎坷。1967年，他的哥哥带回一本薛子江编著的《摄影简明知识》，因当时没有书看，于是多看了几遍，就异想天开要学摄影。攒了近一年凑够了80元钱，与哥哥去苏州海鸥照相服务部买了一台上海牌58Ⅱ型相机。自己反复倒腾，到处请教学习摄影原理。这部照相机陪伴了他10年。在农村插队的那些年，再苦再累，只要把玩摄影，他就能放下一切劳累。江南雨，庄稼的甘露，农民的期盼，在记录江南雨的日子里，他度过了艰难岁月，收获了摄影带来的快乐。

江南雨，雨江南。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他经常走南闯北，经营业务。繁忙的工作之余，只要有空闲，便会拿上相机，到处走走，拍风光、拍人文。江南古镇是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江南雨是他最为关注的题材。他喜欢拍雨中的万物。《江南雨》画册的第一幅照片，就是用胶片拍摄的秋雨后的甪直古镇。记得那天雨歇，见村姑卖菱角，生动自然，便抓拍了下来。天长日久，积累了许多关于江南雨的照片。

江南雨，丰富他的视觉心语。

诚然，江南的美是多彩多姿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晨曦晚霞……都能表现出别样的江南风味。但他以为，江南的美离不开风霜雨雪。雨是江南的魂魄，水是江南的精灵，因此，江南的雨景是朦胧的、梦幻的、空灵的、绵长的……在拍摄江南雨景时，要注意景深的控制、速度的把控、构图的布局、画面的质感。江南是诗意的，特别要注意留白、透视等美术手法的运用，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他在拍摄中，习惯用不同的相机拍摄不同的景致，谋求不同的效果。如早期用哈苏的方片，比较中规中矩，精致平和；近期用宽长卷表达，可尽显水乡之宽广、深邃。不同尺寸、不同比例画面的呈现，有着不一样的视觉味道。在色彩表现上，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用“黑白灰”三色表达，因为长期的镜像聚焦，受先前黑白的限制，专注于黑白世界里纷飞的江南雨。如快门凝聚水的结晶，慢门延展水的绵柔，有虚有实，虚实相间，少了色彩的干扰，多了黑白的对比，深沉而含蓄，迄今成像的江南雨，几乎都在黑白中呈现。在摄影中，他习惯不干涉、不干扰拍摄对象，用平实、正常的镜头语言和视角表现现场，不夸张、不扭曲，保持自然原生态。

江南雨，提升了他的影像心境。

江南多雨，雨润江南。江南的雨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无限遐思与联想，是因为它与老百姓的生活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南古镇、江南水乡、江南大地都是湿漉漉的，江南古镇，依水而建；江南水乡，河网交织；江南大地，山温水软。老百姓临河而筑，择水而居。随着城市建设发展，乡村振兴加快推进，江南雨的表现更加多姿多彩。如雨中奋战的工地建设者，田间躬身的劳作者，匆匆穿梭于雨中的行人，还有雨中老百姓的休闲情趣，乃至万物生灵的舞动瞬间等等，无不开拓了江南雨的表现视域，增添了江南雨的人文厚度。

从深邃的雨巷走出，走向原野，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打开了拍摄江南雨的一片新镜像。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这也是他构建江南雨题材的一个心结。受上世纪九十年代简庆福、陈复礼等摄影大师的影响，通过经年累月的揣摩与变革，先期多以画意表达，突出江南雨的不同景致，后期逐渐转向以人物为主，将人与景、人与情有机融合，同时在原先黑白为主的基础上，逐渐用色彩来表现江南雨的多姿多彩。与时俱进，创新超越，记录新时代下的江南雨，江南人和事。

雨水出发，四季轮回。

江南雨，视域的驻足；江南雨，心中的牵挂。此生此世，他与江南雨难舍难分。他就是江南水乡的一个普通摄影人，名叫陈解法，一位退休的民营企业家，与共和国同龄。在他的镜头里，最多的影像，一定是那如诗如梦的江南雨……

望娘十八湾（外一首）

□龚金明

有的河为什么会淤塞，为什么会像
人类的历史那样模糊

一步一回头，过了十八个湾
身后的娘，已经太遥远
那条叫娄江的河
退进了一幅古画

只是有时，上游过来的鱼，还会
拍打新鲜的水面，模仿一个
上蹿下跳的男孩
打水漂的男孩
掮大网的男孩。有一天
他只身翻过海塘，在巨浪中沉浮
头也不回

只是有时，吹过冬雪的春风，还会
吹过穷人的梦，托举起一只纸鹞
拉线的女孩，去年已经学会了
织惠安夏布
她生于七夕，巧手出众

——她当娘，是六年以后的事
——她被反反复复十八次回望
是千年来的事

天妃宫

天妃、妈祖是大名，娘娘
是小名
皆用女字旁

蒲团柔软，托起虔诚的膝盖
也一次次度化
大海的变脸

男人们喊着号子，又下西洋去了
鲸波浩荡，沧溟十万里
天妃与女人们一起，又一次
站成江尾海头的灯塔
——其实，她本就是海边一个林姓女子

那年台风季，一队出海的男人
最终没有返回娄江口
女人的眼泪，在江天的风雨中
呼啸着飞

第二天，人们发现
天妃脸上，多了两道刀刻般的泪痕
蒲团下，一汪清水
尝过的说：那比海水还咸，但能
镇痛

探寻“太仓老农具”：榨油车

榨油车是压榨菜油、豆油等油料的大型加工工具。主体部件由车底、油槽、车夹、车脚、杖头等构成。其中车底用一段榉树或榆树，长约2.5米，直径约65厘米，将树一剖为二，半圆形的一面朝下，平面在上。再在平面上挖一个盆形凹槽，由浅入深，最深处凿一小洞通向外面，就是油饼压榨后食油的出口。地上挖一坑，埋一小缸，让油流到缸里。车底上面有两根车夹，长度与车底相仿，锯成四方形，直径25厘米左右。车夹两头有两只“杻”，较车夹要粗一些，这样就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框子，叫车箱。油车下面安装四只车脚，深深插在土中，使整个油车上下固定。

榨油的工序比较复杂，在上车压榨之前，先要经过“选”（即选择原料，一般以油菜籽、大豆为主）、“炒”（即将原料炒熟）、“碾”（即将原料粉碎）、“蒸”（即将原料蒸煮成油饼）然后将蒸好的油饼有序放入车箱，再把厚约3厘米的檀木板插进去，用榔头轮流将三只杖头打下去。两边两只杖头打紧了，中间的杖头就松了，将松的杖头拔出，填上一块檀木板，将它打下去，两边的两只杖头却松了。这样循环往复，就把油饼越挤越紧，油就不断地挤出来，汇流到车底的油槽并顺势流到埋在土下的油缸里。

油饼榨到无法再挤压的程度，就取出并将其掰开、粉碎，在大锅中炒香，把它搁进铁镬重新做成油饼，再放进木榨槽中挤压，可以再挤出占总出油量百分之三十五的油。

借助木榨设备将食用籽榨成油料的木榨榨油技艺，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太仓在南宋时期已经开始种植油菜，到民国时期，普遍种植油菜，将菜籽榨油食用，菜饼用作饲料或肥料。

（来源：《太仓老农具》）

童年摭忆

□杨维康

我是土生土长的城厢镇人，儿时家住南门街。陈门桥北与武陵街相接，稍往北的标志性建筑是和平剧场。陈门桥南端便是敬老院，再往南走三四百米就是南大街小学。我听到预备铃声过去上课也不会迟到，因为我家就在学校隔壁。

记得儿时，每当寒假来临，我就会和小伙伴们聚集在陈门桥西侧下陈门泾（现叫长春河）的冰面上。那时的冬天格外寒冷，入冬没多久，小河里便结起了厚厚的冰。落叶乘着风欢快地在冰面上打着转儿，河岸两旁的杨柳枝头不时有鸟儿扑棱棱飞过。小河让冬日沉静的街道多了几分生机和欢乐。

也只有到了冬天，这里才能变成儿童的乐园。河水会结成厚厚的冰层，儿时的我们最喜欢在这里滑冰、玩耍。我们带着家里手工做的“冰车”——其实就是在一块光滑的小木板下固定两根粗铁丝，再配两根可以助力的小棍，便成了简易的“冰车”。小伙伴们轮流坐在上面，被轻轻一推，便如脱缰的马儿一般冲出去，任耳畔的风呼啸而过，我们的欢声笑语也在空中肆意荡漾。

倘若不带“冰车”，只是在河边随意走走也是极好的。我们眼中总有看不够的风景。站在河岸上，远处的景象尽收眼底，视线是那么开阔，我们可以一眼辨认出自己家的房子在哪里。也只有冬日，静物成了南门街的风景。那寒风里静静站立的杨柳树，远处依稀可见高高的古桥——陈门桥，所见的一切都是那么亲切，让人百看不厌。

有时，我们会捡来树枝作画笔，晶莹光滑的冰面变成了画纸，画远处的石卵街、柳树、小鸟……

然后，我们还会互相追逐打闹、笑成一团。童年的快乐其实很简单，即便那时没有手机、网络，没有电视、游乐场，但我们可以纵情于大自然。野外天宽地广，连空气都是那么清新，我们畅快地奔跑、尽情地歌唱，享受着无拘无束的欢乐。

儿时的我们总觉得小河延伸的远方是一个大大的世界，对未知的地方充满了无限的幻想。直到有一天，为了完成学业、实现梦想走出去，离开了静静的南门小街，才发现原来老家附近的一切都是那么宁静美好。河边的树、街坊邻居家里的鸡鸣犬吠、早上的薄薄晨雾、空气中升腾起的袅袅炊烟，都会让人心中涌起无尽的眷恋。

繁花似锦说葱岭

□陈健

太仓地处长江三角洲，一马平川，广阔的原野上有的是水，缺的是山。然而，太仓境内原本有一处地方，名叫葱岭。听这地名，就知道它是突兀于平原之上的一块陆地，是一个郁郁葱葱，充满生机的所在。千百年以来，该地周围水气朦胧，岭影缥缈，曾经是太仓的一大名迹，也是文人墨客游览和吟诗作赋的胜迹。沧海桑田，它的消失，至今还是太仓人的心头之痛，因为那不是地质变化引起的结果，而是人为造成的遗憾。

葱岭就是曾经在沙溪镇境内的穿山。就好像有的人除了姓名以外，还有别名、曾用名、字、号一样，一地多名在过去是普遍现象，穿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穿山的本义是因“山有洞通南北往来，故曰穿。”（见桑悦《太仓州志》）此外，穿山一名帆山，一名灵洞山，一名降帆岩（见陆钺《穿山志自序》），又名降帆山，如前人有诗题曰《沿溪独步望降帆山》。还名落帆山，如浦涛有诗《落帆山归棹》等等。这些山名，桑悦曾说过产生的缘由：“《临海记》曰：山昔在海中，下有洞穴，高广各十余丈，舟帆从穴中过。予尝疑过帆之事为妄谈。正统间，近山居民景升氏，凿池得桅梢，径二尺许，其为海中山岛无疑。噫！沧桑变更，理或有之矣。”因山在海中，船舶通航穿洞须降下风帆，于是就产生了这些名称。

在穿山众多别名中，有一个名称不为人们所熟悉，因不常使用，容易被忽略，以至于好多人不知道这个名称。这个名称就是葱岭。葱岭之名见于顾沅的《穿山小识序》：“山多金灯花，每至秋深花时，满山红烂如锦，游人填集，为山之胜概。金灯花本名鹿葱花，山因又名葱岭云。”由此可知，葱岭是穿山的又一个别名。

如果只有顾沅提到葱岭，那么属于史学中的孤证，还不能说明问题，而古人在诗中也多次提到葱岭，如明末清初沙溪人吕楠在《舟泊穿山早起访友》中就提到了葱岭：

岚气压舟冷，晨兴访旧游。
钟声鸣古寺，山影枕寒流。
酒贳江村店，花残葱岭秋。
溯回人宛在，抚景且迟留。

康熙年间，太仓人毛张健在《寄题王子涵一穿山新居》一诗中也提到了葱岭：“葱岭花繁次第新。山上下鹿葱花极盛。”还有一些诗人也提到了葱岭，不再赘述。因此可以确认葱岭是穿山的另一个正式名称。

关于穿山的情况，好多人写过文章予以介绍，包括笔者也有撰文。穿山在20世纪50年代开采殆尽，山既不存，葱岭这个地名也就随之消失了。如今，散落民间的穿山石成了人们斋室中的清玩，人们对于穿山的记忆也将在诗文、穿山石以及其他一些遗存中得以保留。

2021年，沙溪镇一条由涂松通往穿山遗址新筑的道路要命名，后来用了“松岭”这个名称作为路名，即取“涂松”之“松”和“葱岭”之“岭”。涂松在明代就是一个颇为繁荣的集镇，葱岭更是太仓曾经存在的唯一天然山峦，两者合在一起，既有历史文化内涵，又有地域特色，似乎也属天作之合。

荷塘，白鸟（外二首）

□钟爱冉

荷叶凋零的小荷塘，几只白色小鸟
敛翅。尖尖的红褐色脚丫立在黏黏的
灰白色的湖面上，远远地
不可接近

灰白的天空如同生锈了的渔网
漂浮着冰凉的引线
岸边，停泊着一只小船
上面有几只还未收拾的
细碎的莲藕

怀抱太阳

月亮还未落尽，日头就升起来了
摇晃的风雨里，夹杂着透明的泪水
破旧的万物陷入了短暂的寂静

一只冒冒失失的水鸟率先
抬起了头，其他生物也跟着伸长
脖子。一起怀抱太阳索取温暖

失落的矮柿子树

几只鸟儿紧紧贴着倾斜的夕阳
在老宅旁的一株失落的矮柿子树上

叽叽喳喳
喳喳叽叽，脆叫几声

嘴里衔着几棵野草
静静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暴风雨

打落几只悲伤的软柿子
好把今天的日子给过去

未摘下的果实
陪着寂寞的鸟儿
等待下一次暴风雨的到来

投稿邮箱：603468841@qq.com